

生命不是“数学题”

●董家鸿

我是一名从事肝胆外科40多年的医生。

每个人儿时都有偶像,我也一样。我的偶像是陈景润先生。我少时的梦想,就是要成为一名数学家。

1977年,国家宣布恢复高考,我有幸成为第一批考生,但并没有进入“数学系”。那时候,过了分数线的考生,档案都被放在一个会议室的大桌子上,各校来招考的老师,早早就候在会议室外,当门一打开,就蜂拥而上争抢过了线的考生档案。

后来我听说,我的母校有先见之明,派了一位体育老师,他跑得快。我一直非常感激这位老师,他让我意外地成为了一名医学生。

在医学的殿堂里,我遇到了人生的第二个偶像,他是影响我一生的导师——黄志强院士。黄志强院士有一句名言:“治别人治不好的病,开别人开不了的刀。”

医学和数学是不一样的。一道数学题,解错了,你还可以重新再演算一遍,

但治病不行,开刀更不行。治愈率百分数的背后,是多少家庭的离合悲欢。手术台旁,屏幕上跳动着的一个数字,都是带着温度的图腾。

面对生命,时时要用加法

黄志强院士曾经有这样一位患者。在做过胆囊切除术后,患者上腹部突然剧烈疼痛,伴有呕血,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,黄老抱了一床被褥来到病房,睡在了患者身边的小钢丝床上。通过20多天连续细致的病情观察和研判,黄老精准地诊断出了出血的原因,首创了肝动脉结扎术治疗胆道出血的外科新术式。这被誉为外科与医学史上的双重奇迹。

这就是生命中的加法吧,加入了热忱、加入了职责、加入了思考、加入了探索,才能换来治病的良方。

面对生命,有时也要用减法

切除肿瘤、清除病灶,这当然是一种减法。但这种减法却不简单。手术刀是一把双刃剑,它在治病的同时,也能给患

者带来身体的创伤。生命的等式当中,治疗是为了让病人最大化地获益。作为肝胆外科的医生,我有幸创立了国际同道公认精准肝胆外科范式,以最小的代价博取最大的健康收益。

生命中的“未知数”来得猝不及防

我有一位患者叫小江,在高考前8天,突然重病发作住进医院,被诊断为肝功能衰竭,肝脏移植是拯救小江生命唯一有效的途径。家人通过商量,决定由父亲为小江捐肝。但是没想到,父亲的肝脏却不够用,因为小江的身高超过1米9,他需要移植的肝的量比普通人大,但是妈妈的血型又不符。情急之下,姐姐站了出来。我还记得小江哭着跟姐姐说:“我不想要你的肝脏。”姐姐刚生完孩子几个月,小江怎么也不舍得让姐姐挨这一刀。经过艰难的抉择,一家人最终还是做出了“由父亲和姐姐拼肝救弟弟”的决定。

“双供一受”的肝脏移植,是死亡风险极大、难度极高的手术,然而医生没有退路,整个家庭的未来都系于医生之



董家鸿

手,我们唯有全力以赴,破解所有的不确定性难题和风险。经过14个小时的奋战,我和团队精准完成了双肝获取和植入的手术,一家三口顺利出院。如今小江已经考上了医学院,立志从医。可以自豪地说,在这个领域,中国经验领先世界。

“治别人治不了的病,开别人开不了的刀。”这是我作为一名医生毕生追求的目标。如果说通往这个目标是一个复杂的“公式”,那创新、求实、担当、执着就是最重要的“参数”,而这些参数中最为重要的,是一颗医者无私无畏的“大爱仁心”。

(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)

谢谢你,我曾经救治的病人

●张奉春

“张医生,您还认识我吗?”

在一个普通的门诊日,最后一个挂号的患者走进诊室盯着我说道。说心里话,看过的患者太多,真是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。

她紧接着说,“2009年4月份,当时16岁的我出现不明原因高烧,数月不退,身体十分虚弱,总是感到疼痛。几经辗转,我的家人带我找到了您。是您仔细询问了我的病史,给我查体,还看了以往的就诊资料,最后确诊我为成人斯蒂尔疾病,并确定了治疗方案。在那之后,我的体温很快就正常了,全身疼痛也消失了。”

患者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。她继续说道,“但是,这个病的治疗很漫长,我内心十分惧怕,是您耐心的讲解和开导让我树立了战胜疾病的信心。为了让我得到系统治疗,您每次都给我下一次的预

约号。对该用哪些药、该用多少药,您也是想了又想,最终使我安全地减停了所有的药物。我印象很深的是,当我把所有药物减停后,您说,‘你以后不用再服药了。’您还开玩笑说,‘希望我们以后不用再见了。’这一不再见,就是12年……”

我真的被感动了,我只尽了一个医生应尽的责任,去给一个病人看病,哪用这样被牢牢地印在病人心里啊!

可她不一样认为。“在这12年的时间里,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。如果没有您,我可能没有机会,也没有一个足够健康的身体支撑我走过这些路程。当时我先休学,又降级复学。生病让我学会如何把痛苦和磨难转化为学习的动力,最终我考上了最向往的学府——北京大学。这个成绩不仅是一种肯定,更是一种确认,确认疾病已经离我远去。我可以做得和正常人一样好,甚至能做很多人做不

到的事情。”我为她骄傲:“患病后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真令人敬佩!”

她接着告诉我,“我曾经在无助绝望中被你们拯救,所以我也想做同样的事情。现在我是一名心理咨询师,去年跨年夜我还成功帮助一位青少年放弃自杀,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。和您说这么多,其实是希望您看到您对我有非常深远的影响。我清晰地记得在英国读研时看到您在网络上讲干燥综合征的公开课,后来还看到您在红斑狼疮治疗用药上取得突破的新闻,这些都让我倍受鼓舞。”

我真为她高兴,现在她不仅身体健康,更重要的是已经完全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社会工作者,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贡献。

从医近40年,我接诊治疗的病人千千万万,得到过很多病人的感



张奉春

谢,也常常被他们感动。从他们身上,我学会了相互尊重,也感受到帮助别人摆脱病痛的快乐。我越来越觉得,临床医学平凡而伟大,这样平凡的工作会使多少人、多少家庭重获人生的幸福。随着从医时间的推移,我越来越理解做一个平凡医生的意义。退去浮华,不再单纯追求表面的光环和名誉,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更多人重获新生,是我最大的满足和快乐。

(作者系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教授)